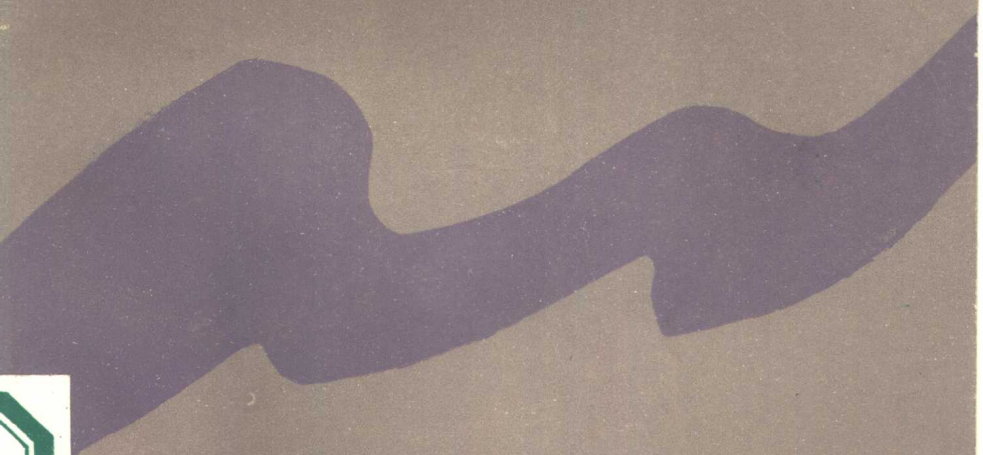


傳外同祝頤

陈登科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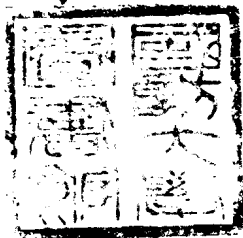


群众出版社



2 034 4369 3

海外周祝頤



陈登科 著

顾祝同外传

陈登科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天津新华印刷四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25印张 153千字

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67·424 定价：1.25元

印数：00001——15000册

卷首语

在我的家乡涟水与阜宁交界处的地方，有一个乡村集镇，名叫甸湖。这镇虽不大，当年却是涟水的首镇。

甸湖的西北，有一座钢筋水泥砌成的大楼，这在大都是草屋茅舍的苏北农村，可谓是稀罕之物了，当地农民都称它“顾大楼”。

据说“顾大楼”是顾祝同的父亲顾芝田靠不义之财盖起来的，是一些贫苦农民的白骨为大楼奠的基；因此，大楼从盖成那天起，里面就闹鬼，没人敢住。

人们把大楼里面的冤魂孤鬼，说得有声有色，使听的人毛骨悚然，胆颤心惊。直到1943年日本鬼子扫荡，放火烧了甸湖镇，大楼才被炸掉。

由顾大楼而谈到顾祝同，顾祝同其人在我们家乡当然算是赫赫有名的啰。作为在抗日战争中一直战斗在家乡的我，对顾祝同的传说确实听到了很多。但我对此既未调查，也未考证，只是摘取了民间的一些传闻，连缀成篇，因此，本文只能算是“外传”。

目 录

卷首语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
| 一 | 甸湖镇的兴起 | (1) |
| 二 | 顾祝同的童年 | (7) |
| 三 | 冒名进武小 | (17) |
| 四 | 窄路逢生 | (22) |
| 五 | 连升三级 | (32) |
| 六 | 那是假的 | (38) |
| 七 | 烟花寻故知 | (46) |
| 八 | 父子相见不相认 | (55) |
| 九 | 三副棺材本 | (64) |
| 十 | 杨氏上寿 | (78) |
| 十一 | 竹篮打水一场空 | (85) |
| 十二 | 海州行 | (91) |
| 十三 | 际云木行 | (100) |
| 十四 | 烟馆风波 | (107) |
| 十五 | 美龄宫一夕 | (113) |
| 十六 | 一场未了的悬案 | (127) |
| 十七 | 释疑 | (138) |
| 十八 | 腥风 | (145) |
| 十九 | 三看梅素娟 | (160) |
| 二十 | 黄山争雄 | (177) |

二十一	谁是凶手.....	(197)
二十二	三分钟之差.....	(211)
结尾语		(224)

一、甸湖镇的兴起

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，一路势如破竹，打下南昌，直向南京挺进。

当时满清政府在南京驻有重兵。层层设防，死守城池。

太平军在洪秀全亲自率领下，先攻北营，后破南营，围困了南京城。

南京制台见城已被围，又惊又恐。便对夫人说：“太平军来势凶猛，如今南北二营皆破，眼看南京难以幸存。你快将东西收拾收拾，带着一双儿女逃命去吧！”

夫人一听南京形势危急，城将不保，不禁“哇”地一声，大哭起来。

“嘿嘿！真是女人，有什么好哭的？”制台此时反而哈哈大笑起来。

制台一笑，夫人哭声便止。她掏出香罗帕，拭拭两腮的泪水，探询道：“你……”

“我身为制台，为国捐躯，义不容辞。”

“你就……”

“我早已想过，除了与南京城共存亡之外，别无它路。”

夫人脸上的泪珠，刹时又连成串子，一串串流进颈项。但她死死咬住嘴唇，没有哭出声音，她知道，她的丈夫，是

个最厌恶泪水的人，尤其是女人的眼泪。便直直腰道：“我也不走，哪里也不去。”

制台一时沉得住：“你是——”

夫人道：“我与我的丈夫，要活活在一块，要死死在一堆。”

“那孩子怎么办？”

“孩子怎么办，是他们父亲的事。我想的只是丈夫，我要与我的丈夫同生共死。”

制台的心弦，被夫人的这句话打动了，他走上前去，搂住夫人的双肩，将脸贴在夫人腮上，默默地流出几滴泪珠，思忖良久，直起腰道：“夫人快去把东西收拾好。我已派薛驹去安排船只，连夜将公子小姐送出城，到他的家乡去避难。”

夫人一怔：“此人可靠吗？”

制台道：“此人跟随我已历3年，一向忠顺可靠。托付于他，万无一失。”

夫人道：“他是什么地方人？”

制台道：“他家住涟水县甸湖荡，年方19，武艺出众，是我身边的得力将领。”

夫人道：“我家女儿刚满16、孩儿才14。都还不懂事啊……”

制台道：“这些我都想过了。挑来挑去、觉得只有薛驹合适。他年少英俊，忠厚诚实，英勇善战，谋略过人。公子小姐托付于他，万无一失，万无一失。”

夫人听丈夫又连说两句：万无一失，也就放心了。立即回到房内，忙着收拾东西。

制台送走了夫人，急转身走进书房，拿出文房四宝和印鉴来，亲笔为公子小姐书写一纸文书，证明两人身份；说明因南京危急，二人暂居于乡下，写好后自己看了一遍，又提笔赘上一句“由武举薛驹护送，希沿途军民人等多予照拂。”

制台刚把笔放下，薛驹走进门来，躬身一揖，道：“启禀大人，船已备好。”

制台抬起头，看看薛驹，道：“请夫人！”

夫人来到制台书房，偷偷抹去脸上的泪痕，低声说：“一切收拾停当。”

制台看看夫人，又看看一旁垂手侍立的薛驹。然后亲自在书房里摆好香案，焚烧香烛纸马。夫妻俩先拜上苍，再拜祖先，祈祷上苍和列祖列宗保佑公子小姐一路平安，逢凶化吉。最后斟满一杯酒，夫妻双双叠跪在薛驹面前。制台双手将杯子高高举起，道：“薛仁兄，请满饮此杯，受我夫妻一拜。从今以后，公子小姐的生死存亡，全仰仗仁兄，一手担承。”

薛驹急忙跪下，接过酒杯，端到唇边，正欲将酒喝下，转念一想：接过酒就喝，如何表达我对制台的忠心？遂将酒杯放下，拔出腰中的佩剑，刺破左手中指，向酒杯里滴进三滴血，道：“制台对小人的栽培之恩，薛某永世不忘。今日受大人和夫人重托，出城保护公子小姐，薛驹如有一丝一毫异心，定遭天殊地灭，五雷殛顶！”说罢，方才举杯一饮而尽。

制台和夫人连夜将公子和小姐，亲自护送到江边。母子离别，父子分手，当有一番悲哀之情。但是由于有人保护，

这保护人又是制台亲自选择的心腹，公子和小姐也就放心上船了。

从南京到镇江，本是顺水。这天夜里又遇上顺风，船只在滔滔大江里自然是行驶如飞。一船三人，很快就离开炮火，逃出险境。哪知制台小姐虽已年过二八，自从出了制台府衙，那哭声却是未停。小小木船，离开南京城越远，小姐哭声就越大。薛驹想进后舱劝慰，又碍于男女有别，不便前去。待船行至仪征，靠岸停泊后，便对公子说：“你到后舱劝劝姐姐，叫她切莫哭坏了身子，待我上岸打听打听，若是南京一仗打的好，我们就在此地住上几天，等长毛子一退，我们就回南京去。”说罢，便独自上岸去了。

仪征是长江北岸的一个县城，从南京逃到这里的人很多。薛驹上岸时换上了青衣小帽，化装成商人模样，在逃难人中，转悠了半天，便把南京城里的情况打听得一清二楚。

薛驹和公子小姐，是二月初八半夜离开南京城的。二月初十的五更头，洪秀全就率兵进了南京城。有人说，制台自刎而死，夫人悬梁自尽。也有人说，制台背着夫人，骑上一匹白龙神驹，杀出重围，逃往镇江去了。薛驹听到这些消息，回到船上，只字未露，往船头一坐，便命船家立即起锚，开往镇江。

船离仪征，天气转阴。溜溜的东北风，迎面吹来细细的雨花。节令虽已到早春，但在大江中行船，又有寒风细雨扑面，仍使人感到冷彻骨髓。薛驹双手托腮，暗自思忖：在仪征城里所遇到的人，众口一词，都说南京已经陷落。看来南京被攻破是千真万确的了。但制台和夫人果真逃出来了吗？……不，说得不对。制台骑的是一匹赤兔马，不是龙驹。那

匹“白龙神驹”是我骑的，制台大人从未骑过，自刎？自刎倒有点可能，因为他已不止一次当众发誓：要与南京共存亡……

薛驹愈想愈觉得制台夫妻二人必死无疑，便不由自主地站起身，走进中舱，打开随身带来的一个个木箱。

这口箱子装的是元宝，那只匣子装的是金砖，大箱子里是玉器古玩，小箱子里是珍珠玛瑙。啊，元宝，金砖，珍珠，玛瑙……一件件，一包包，金闪闪，银灿灿，薛驹看得眼花缭乱，心里不由动了一下。

船到镇江，薛驹在码头上已得到可靠消息：不但南京城早已陷落，而且制台夫妇也确实死于乱军之中。因此，船在镇江未敢停泊，连夜直奔瓜洲而去。谁知就在木船过江之时，公子突然落水，尸骨无存。

公子与薛驹同住中舱，他是如何落水的呢？按薛驹讲，公子是出舱小解，脚未站稳，被风吹落水中的。据船家说，公子是被竹篙绊了一跤，因而跌落江中，究竟是怎么死的只有天知道了。

自打公子一死，小姐不哭了，但却再也不说一句话，就这样，她被薛驹带到旬湖。后来，两人结成夫妻，在旬湖街北头，搭起三间草蓬，开了个小小的饭店，专卖大饼油条，隐姓埋名，安度日月。三年之后，便在旬湖盖起了半条街的大瓦房。

这片瓦房，分三个四合院，并开着三个大门，尤其是中大门，悬挂着一块金字扁额，上写“武魁”两个大字，房子盖得比左右两院考究得多。不管是正房还是厢房，全是木板铺地，青砖到顶，富丽堂皇，古色古香。人们把此处称为

“薛家三大门”，称薛驹为“武举”。殊不知薛驹并未参加过科举考试，“武举人”的头衔只是南京制台白送给他的。

甸湖虽位于涟水和阜宁交界，是通榆路上的交通要道，但在薛驹未盖起“三大门”之前，这一带人烟稀少，只有十余家篷户，大都是开个小饭店，供来往客商歇歇脚。从甸湖再往下走，便是波涛汹涌，狂澜腾飞，无边无际的大海了。

黄海边上有一个名叫陈家港的重镇。陈家港背靠黄海，面对荒滩；荒滩不生草木，却生产食盐。站在陈家港往西南一望，盐田无边无际。在那茫茫无际的盐田里，堆起一座又一座白花花的雪山。那时，到陈家港来贩私盐的人，只消花三十个铜板，便可挑上一担。这一担，是不论斤两的，能挑多少就是多少。

陈家港到甸湖，正好是一夜路程。将私盐挑到甸湖，便可转手卖给盐商，盐商又将盐转运到淮城或扬州。甸湖是盐贩和商贾聚集的地方，因此，自从“薛家三大门”一盖，甸湖也就日新月异，兴盛起来。

二、顾祝同的童年

甸湖镇西边，稍稍偏北一点，有个四新集。有人讲四新集到甸湖不过五里，也有人讲七里还有余。其实，在乡村里，尤其是在甸湖荡这样的穷乡僻壤，道路根本无人丈量过，谁也说不清几里。不过，四新集出了一个顾祝同，却大大为甸湖架了名。

顾祝同于1892年出生于四新集。生父顾芝田，因家境贫寒，靠一张竹箢子在湖荡里搂草养活家小。在甸湖街上，不论大人小孩都认识他，叫他“顾大箢子”。顾芝田亦自诩：

“提到甸湖街，不管是男是女，是好是坏，全摆在我心里。连各家各户锅门朝南朝北，朝东朝西，都瞒不了我顾大箢子。”

顾芝田为人大迂，也太抠（吝啬），在街上卖枯草时，为着短斤缺两，常和买草人吵架。他不但会吵嘴，还会耍赖，一赖就不讲道理了。可是，他一回到家里，见到老婆，便象老鼠见了猫，周身骨头都抖抖簌簌。这样，乡里人又送他一个浑号——顾稀泥，说他好似一滩稀泥，一滩捧不上手的稀泥。

顾祝同三岁那年，他的母亲又生了二胎，也是男孩，取名叫顾祝生。他的母亲因为生这孩子得了产后风，不幸去

世。从此，顾祝同兄弟二人，便靠祖母杨氏抚养。

顾祝同母亲去世大约一年之后，顾稀泥的表弟荀俊生遇上了一个讨饭姑娘，便连讹带诈，只花二斗小麦，又为顾稀泥买了一个老婆。这就是顾祝同的继母。

此人娘家姓龚，海州人氏，人们都叫她“小侂子”。小侂子个头不大，人又生得非常干瘪，连头带爪也不到八十斤，但脾气却很大。整天对顾稀泥吵吵闹闹，嗷嗷骂骂。对顾祝同就更厉害，张口就骂，举手便打。龚氏打人，与常人不同，她是“闷打”。就是在晚上，背着杨氏在顾祝同屁股上又掐又拧。好厉害啊，一拧一个疤，一掐一个指甲痕。还不准哭，不准叫，更不准对他祖母杨氏讲。在龚氏生了一个儿子，（取名叫顾祝祺）之后，顾祝同在家就更加遭罪了。除了经常要背弟弟以外，每天还得随父亲下湖，搂草一担，挖野菜一篮，少了非打即骂。若是斗胆翻嘴顶撞，轻则罚站，重则罚跪，有时罚跪一整夜，第二天清晨还扣一顿早饭，必须将头一天欠下的枯草野菜补上，中晌才给饭吃。

顾祝同小时候很能吃，棒子面稀饭，用黄窑碗盛，一顿至少要喝四五碗。若是放开肚皮，七碗八碗也能喝下。据他的继母讲，山芋干煮野菜，他一顿实实在在吃过九碗，是个真正的大饭桶。左邻右舍都叫顾祝同“大饭桶”。

“大饭桶”到了九岁，再也忍受不了继母的虐待，他要反抗了。反抗？连顾稀泥这样五大三粗的汉子，还降不住小侂子；他只是个九岁的孩子，能有什么办法？再说，他的祖母为着他，也不知和小侂子吵过多少嘴，怄过多少气，到底也没把小侂子治服。他整天都在想点子，如何报复继母。这家伙人小鬼大，点子确也不少。他想出个绝主意：当晚在小

侉子房门口，横担着一把锄柄。小侉子第二天早上一出房门，就被锄柄绊倒，磕掉了两颗门牙，顿时嘴里血流如注，疼得“哎哟，哎哟！”嚎个不停。小侉子断定是“饭桶”干的，于是“恶向胆边生”，顺手拿了一把切菜刀，房前屋后，撵了三圈，要杀死他。顾祝同逃到了甸湖街，投奔了顾南田。

顾南田是个双眼失明的算命先生。在甸湖街上，人们早把他的名字忘记了，都叫他顾瞎子。旧话说，瘸狠瞎坏。凡是瞎子不但记忆力好，而且心眼也多，什么坏点子，歹主意他都想得出来，何况这个瞎子并不是天生的瞎子。此人在青年时代，是四新集有名的寻花问柳之徒。四新集上姓顾的是个大族，顾南田在集上，不分长幼，也不分本家外族，亦不分辈数，更不分丑俊，只要是女人，就是他八代祖先，也不放过。结果惹得顾姓满族人人怨恨，一气之下，用石灰将他的双眼揉瞎。因此，他流落甸湖，拜一个算命先生为师，学会一套骗术，在乡下为人算命卜卦度日。

顾祝同逃到甸湖，找到顾南田，“扑通”往地下一跪，抱住顾南田的双腿，哭诉小侉子如何虐待他，又要杀他等等，要求瞎子收他为义子。

瞎子想，由于自己青年时代过于荒唐，如今落得孤单一人，以行骗为生。到了晚年，总有个走不动爬不起的时候。到那时，能有个干儿子在身旁，总比没有强得多。百年归天，有人填坟烧纸，也算有个着落了。当即满口应允：“好好，你就在我这里，有饭同吃，有房同住，有福同享，有罪同受。”

从此，顾祝同白天搀着瞎子走街串巷，为人算命卜卦，

晚上和瞎子同睡一个稻草铺，听瞎子讲授算命的骗术。

瞎子道：“你要记住：算命卜卦，还有看相测字，全是假的。只是骗人的方法不同。算命是用人的出生年，月，日，时，配成八字，加上‘星宿’五行，编出一套好话，骗人上勾。而看相呢？是在人的相貌、骨骼，手纹上做名堂。看相是强中生意，算命是手中生意。这两者相比，看相的手法要比算命卜卦高超三分。在我们这行中，有句俗话：汉到研碾中到强，胜似入阁拜相。意思是说，看相只是做一棚生意，胜过算命卜卦的几天生意。”

顾祝同问道：“看相的为什么要先看人家的手呢？”

“看相必先看手，是因为从一个人的手上很容易找到他的职业特征。种地人手掌纹粗，老茧一层又一层。你一看过手，便随口可说：‘土形之掌粗，难免受劳碌；终日把活做，丢权弄扫帚。’那些行商的，做官的，公子少爷，太太小姐，手掌是软绵绵的。你一看是柔软细嫩的手掌，就得先奉承几句：‘金形之掌方，不用种地忙；吃穿多如意，安然过时光。’尤其要紧的是，你要了解人的心理。人，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都是爱听好话的。他来找你看相，就是为着要听几句大吉大利的话。你说他好，他就开心，不信也信了。”

顾祝同问道：“那算命卜卦呢？”

“算命是靠听对方的口气，顺着他的话尾话意话音，细心探询，合情推断。你记住我们的行话：‘槐花子’是套对方的话头。等对方把‘簧头’送过来，再问他‘几点子’。千万要注意的是，每句话定要双关簧头。如父母平安，你得用‘父在母先之’若有子无女，你就说‘子息如金’。若问谁先克谁，你就回他：‘先克父，母在堂；先克母，同双亡’。”

这些话都是双关簧头。”

顾祝同人并不笨，他不但能把顾瞎子所讲的全套术语，背得滚瓜溜熟，而且还能巧妙地运用到他的行动上。

算命的瞎子，平时只走村串庄，为人算命卜卦；到了年根，不仅算命，还代卖纸牌、做做生意，找点外快。

那时农村里，腊月二十三送过灶，除了忙年之外，就没有什么农活可干了。青年妇女忙着绣花鞋，老年人无事便摸摸纸牌。卖纸牌这生意，也只有在年根岁底才兴盛起来。顾祝同肩背褡裢手挽瞎子的拄手棍，打着钹，在甸湖街上，从北头走到南头，又从南头转到北头，最后拣一个朝阳的场地，摆下摊子，敲着钹，唱起民间小调来。

他这一打一喝，很快吸引来许多大人小孩。众人把他俩团团围住，七嘴八舌的喊道：

“翻个跟头！翻得好，买你一副纸牌！”

“爬一个！倒爬！倒爬！倒爬买两副！”

“打个滚，打个滚！”

“不，旋一个车轱辘！……”

当顾祝同在众人的喊叫里玩着把戏的时候，有一个人看在眼里，心里却蛮不是滋味。这人名叫苟俊生，在甸湖街上，虽只开间牛行，却是个很有脚力的人。此人年轻的时候曾与薛三门家的小媳妇通奸，被薛家觉察。小媳妇被装入麻袋，投进淤黄河；他却跑了，逃到扬州。在扬州结识一个青邦头目，拜为师傅。苟俊生的师傅是“通”字辈，他是“悟”字一辈。辈分虽小，但他能说会道，打架又有两手，交际亦广，小官小吏多有交往，因此，在甸湖街上是个有名的黑白皆通的人物。不过，薛家的武举虽已早死，但由于